

《眼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眼前》

13位ISBN编号：9787549573727

出版时间：2016-2

作者：唐诺

页数：31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眼前》

内容概要

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

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

《左传》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

——唐诺

唐诺反复出入《左传》的世界，一次次试图走入子产、赵武、申公巫臣乃至孔子、左丘明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头脑在其时其地究竟看到、想到了什么，他们某一言行究竟有着何种深远的积淀与思考，从而认出藏在历史缝隙里最好的人最好的事，也让春秋时代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深邃、立体可感的世界。情欲之事、鬼神之说、弭兵之会、小国家的大灵魂、两千多年前的梦、春秋战国的繁花般思维……由此出发，作者旁征博引，以文学的视角，围绕八个问题进行叩问和延伸，令人惊叹地将实然历史变成哲学思索的场域，陈旧的千年文本开始荡漾进此时此刻，是为《眼前》。

作者简介

唐诺

本名谢材俊，一九五八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共组著名文学团体“三三集刊”，后任职出版公司数年。

近年专事写作，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朱天文誉之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

2013年出版散文力作《尽头》，探索极限和人的现实处境，获评《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与台湾金鼎奖。

书籍目录

(自序) 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为什么会是子产？
来想象一个作者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梦
《左传》的情欲乱伦之事
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很荒唐的战争
音乐，或者，乐
船身上的刻痕

精彩短评

- 1、发散，有深度。
- 2、非常有意思的角度去理解子产。就是有点啰嗦。
- 3、说是左传导读，其实字里行间满满都是对台湾何去何从的思考，也因此作者并非台独，这种冷静清醒太刷好感了
- 4、读唐诺的书，你会沉浸其中，那是美好的时光。不过读的多了，你会对他有些许的厌倦，你发现，他书写天马行空，太不克制了。
- 5、折服于唐诺的博闻强识。
- 6、非常诧异，我也会有读唐诺读不下去的时候，不知道是我已经过了读他的阶段还是他这本写的真是太不怎么样了。《左传》完全就是个噱头，里面还是换汤不换药的唐诺式遐思。有这么几点感想：第一，唐诺比较适合作为启蒙，他是个很好的介绍者，将你引到其他更高明的写作者面前，但是过了这个阶段再读唐诺的文字本身，就觉得不足。第二，唐诺反对六经注我式读书，可他偏偏就是六经注我式写作，不管作品本身怎么样，到他笔下经他一解读阐释，完全就被灌进他的容器里，失却了作品本身的魅力和形状。第三，唐诺确实更适合谈欧美小说，不适合谈古典文学，非常不本色当行。真的，人拓宽自己的阅读版图没什么不对不好，但客观能力和浸淫深度就放在那儿，由不得读者装看不见或者真看不见。
- 7、只读完子产，从总觉得哪里不对，到看到了各种酸~另外，阅读体验有点累
- 8、宽容不仅只是一种高度自制的德性，它同时也是理性的，甚至是于己有利的，而且愈长期来看，理性的认识成分愈如水落石出，利益也愈明显无误。
- 9、作为小说评论家的唐诺谈及历史。游走在中国独特的历史书写，巨大的历史缝隙和想象空间，寥寥几笔勾勒过去的宏大事件，这种书写给小说家的想象提供了可能，也不乏奇妙的发现与深刻的揭示。不过运笔太过温情而柔软，似有所缺。
- 10、比尽头更深刻
- 11、阅读体验不好，啰嗦断续而发散，翻译感太重
- 12、有些片段写得让人起鸡皮疙瘩。私货不少，太主观。漫漫式的阅读体验，好想get这种抽丝剥茧心细如发不疾不徐稠密浓重的写作习气，太有辨识度，前两章好看。
- 13、又是一本好书，有些想要摘录的话还没有摘录就给还了
- 14、我印象的比较深的部分：正直而有办法的人，劳伦兹的动物实验，还有就是恨恨酸了一下北京奥运会哈。
- 15、前几篇很惊艳。昨天读蒋勋说红楼，今天读唐诺看左传，两个人的差别还是很明显的。简单地说，我会给不读书的朋友推荐蒋勋，向有读书习惯的人推荐唐诺。毕竟两人一个喜欢代人之劳，另一个其实浪漫而发散。
- 16、完蛋，我就喜欢这种有点翻译腔的文章
- 17、唐诺还是那个诉尽吾真肠的唐诺，上一本尽头不堪忍受，或许因为实在重复不新。而春秋，完全不知从何了解的春秋，即使看完进度条也才走3%，一子产杰克苏，子贡也是发光体苏秦张仪先声呢，二夏姬情史，人类古早必乱lun不然祖先多到扑出来（日本人写过故事），三晋楚之争。春秋比权力游戏还复杂，花瓣似的结构（电影有上帝之城）。流过珍珠泪的梦呵。龟甲占卜怎么可能神准。疯子日记，仅止于一个善念。当下武断判定人，若觉可取，汝之眼光大刺刺只至如斯。孔子说老子像龙。贵族由于和克里斯玛幼驯染，第一个祛魅。唐生若概述玫瑰之名，绝对听！司法不巨不细。似有“百度”由来哼唧。
- 18、唐诺这本，说实话让我蛮失望的，居然写成这个样子。看的书的确不少，阐发也有些意思，但语言确实啰嗦，至少汉语不适合如此长句表达。
- 19、自比子产，废话连连.....
- 20、如果书名，跟随作者漫游在左传的世界里面。文言文里面的那些人物，突然变得有了灵魂，会动了。会说会笑了。还有那个不相信占卜的很有名的谁来着。记忆变得模糊，名字记不清楚了，甚至书中的内容大都不记得了，但是那些人物依然在眼前晃动
- 21、唐诺的思辨性是可以的 但很多问题他都是外行人 犯他自己说的‘事情其实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最典型外行错误 比如说他用了弗雷泽的梦解释宗教的理论 但不知道他有没有读到涂尔干反驳此理论的

论述 或者是他读了但没有告诉读者... 当文学书比较合适（因为唐诺知道马修·斯卡德读完马修·斯卡德再回来读唐诺

22、看多了以后，就觉得言简意赅才是美德。

23、有意思的书，历史故事变成了哲学思考

24、不让人失望。

哪怕没有读过左传，在唐诺的引经据典又围绕左传的关键点（作者、人物、盟会、战争、时间、乐和史学），驳杂而不至于发散个没完没了。能够激起人去阅读经典。

25、行文说不出来的别扭

26、won't give him/it a fuck/shit

27、我没看到左传，只看到唐诺。

28、作为历史盲，其实不知道应该打几星。书看得经常走神，但仍然很好看

29、作者掰开揉碎之功力令人钦佩！

30、没读完啊读不下去

31、现代人套路深。我想找子产、赵武和叔向他们玩去。

32、画画中抽空看完了，还行。

33、开智

34、电子版。学究的底气来自古籍的历史经验，唐诺的文字里却没有那类群体的腐朽和艰涩，精准又诗意的措辞让我回到读朱天文的炎炎夏日

35、10 追求发散的极限的思索。有些观点与尽头有重合。可能是我后半段读的不太细致的原因。总是觉得不如前半段好。

36、句法别扭也似的不是吗？

37、绵密驳杂的书写让人几乎忘了我们为什么出发，可读起来就是欲罢不能。

38、菜看了几页 果断决定继续看下去，唐诺总是可以用精妙的文字表达一些琐碎又又哲理的小想法。

总之，很符合我的口味

39、草草读了前几页，实在看不下去，可能是我的历史积淀不太够，读的很累，感觉作者写的很累，感觉作者一直以一种克制做作的心态在写，文字不够浓缩，历史也是强行带入，我表示欣赏不来。

40、写的挺好的。像子产这种人真是清醒得痛苦

41、这行文，跟在谷歌翻译里走了一圈似的，思维太跳，没逻辑

42、真是温柔有耐心的人啊。

43、有点难读，要把左传好好看了，再跟上台湾人的思路，才能彻底看下去

44、刚读完第一章，直接来打五星。

45、看了几本唐诺的书，风格已经有点熟悉了。他是一个博学深思的人。

46、读这本书的时候在想，刚刚过去的20世纪，大概前半段是战国——大国之间进行着无休止、无底线的杀戮，最后竟然动用原子武器。而后半段是春秋，或许是因为发现再纵容大规模战争无限进行，人类将不复存在，因此战争少了，大国间通过其他渠道的角力多了。而看完这本书的第二天，俄罗斯大使被杀，欧洲发生枪击，让人不禁担心人类究竟会不会重回战国时代。没错人们会从历史汇总吸取教训，但事实证明人类也会忘记之前吸取过的历史教训，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人类史是“一本疯子的日记”。之前人们在犯错之后尚能幸存，继而反思、改过，直到下次犯错，而现在人类手里掌握了足以毁灭自己的武器，如果还不能比2000多年前的祖先有所进步，那历史的循环可能也要走向终结。

47、推荐

48、不太喜欢作者老打括号和掉书袋的写作风格，倒是想读一读《左传》了。这些遥远故事狗血起来，可比你们看的八点档电视剧精彩多了啊旁友们！

49、无数次想起张定浩，只是唐诺更随性更热爱信手拈来的乱翻书也更不爱好抒情。某些段落实在是忍不住读出声来，也顺带吃下了一堆安利。子产，夏姬，申公巫臣。子产真的是超理想各种小言界的男主，这么妥帖又合适，好奇难道没有人写过？

50、看完杨照的《经典里的中国》，翻开了几个月前买的这本《眼前》，阅读过程中发现杨照是唐诺在历史系的师兄，无怪乎二人的书总有一些气息相同，看来这也是阅读中的缘分。唐诺的这本书，紧扣左传里的部分故事，思考了很多，也延伸了不少。读罢，提起笔认真地做了读书笔记，然后买了《左传注释》和《左传译文》，这应该是下一个开始，希望可以读下来。

《眼前》

1、自序 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上一本书《尽头》，整整用掉两年半时间，写得很疲惫，也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有这一感觉，只是这回特别强烈特别真实），所以当时我说，接下来我要很轻快地写出“小书”，看看还能否愉悦地叫唤出不同的什么一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我预想共八个篇章，八个话题，每个话题用一万字左右讲完。所以，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一惟一出错的是字数，每一篇章都陡然地膨胀一倍有余，遂成为一本稍厚的小书。丢脸的是，我的一干友人对此好像全不意外，每个人都是那种“早就晓得一定会这样”的有点气人的漠然表情。这本书有一参照之书，那就是博尔赫斯写《神曲》的《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他五十岁左右的作品。我仿用的不只是他的书写体例而已，更重要是他的书写和《神曲》这一文本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关系。也就是博尔赫斯多次引用的诗人柯勒律治名言：“诗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进一步明说便是：“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神曲》写出了我们今天或更不愿相信就是那样的地狱、净界（炼狱）和天堂，我们当然可以就此大大争辩一番，但这势必把我们困在这个可能是无止无休的话题里，而这只是《神曲》的设定或说背景而已，也就是我们根本还没出发还没真正开始，也就是诗本身；而且，当我们的心思集中在这样的真假分辨上，我们就很难去听但丁实际上说了什么，这是一定的。所以博尔赫斯说他宁可先相信但丁所讲都是真的，好真的进入，“我认为有这种天真的观念，即我们正在阅读一个真实故事的想法还是合适的，它可以让阅读把我们牵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最好能跟上故事的线索。我想谁也不会拒绝这么做。”这一回再读《左传》，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比当时的博尔赫斯再老一些，第一次读《左传》是三十五年前，已经又多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完全清楚很多所谓的“事实”其实都是脆弱不堪的，更多时候只是一堆事件随机的、暂时的搭建）也试着信《左传》为真，先努力跟上书写者的想法，以及他看到的、看着的世界变化。信《左传》为真，极可能比信《神曲》要稍微困难些而且多有顾虑，只因为《左传》毕竟仍是历史，有实人实地实事的更大抓地力及其种种紧张和要求；但我想，这也恰恰好意味着，人们更容易怀疑它从而远离它，错失掉它的大部分内容，更不必说那些必须认真一点、看着它久一点才会注意到、会浮现出来的东西。怀疑是有益的健康，当然如此，但怀疑跟所有的东西一样，仍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这一无情的法则，时间一久（比方持续一百年两百年），其效益会逐渐穷尽、归零，甚至成为负数，并显露出一种苍老的残暴（如“思想初生时是温柔的，当它苍老时却总是残暴的”）；而怀疑另一个通则般的特质是，它一向比较容易，人甚至不必准备什么，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容易的东西不见得不对，但总是一下子来得太多需要打扫清理，还往往固着为一种习惯，也仅仅只是个习惯而已。信《左传》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的有益加入）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事实上这已不知不觉成为一个认知基础，我们都站在这一修正过的基础上），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真假对错自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纵横交错的历史里，更多时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当又难以遏止的想象力而已。理论（基于某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要求）往往容纳不下它，甚至文字都还装不住它们，只有人心、够坚韧的人心还勉强可以，因此成为必要，否则，在最终的揭示到来之前（也许永远不会来），我们就再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地存留住它。于此，惠特曼愉快地宣称，也许太轻快了些：“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是矛盾的，因为我心胸宽阔。”但也正因为惠特曼的如此兴高采烈，让我们颇清楚看出来，这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往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把《左传》当一个文本，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这一转折因此也有多出来的可贵东西——如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不只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也可以这么说，较完整的人乃至人的历史，应该包括他所做的和他所想的（“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说得真好）；还有，在“做”与“想”的反复

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受、反省和思维。人究竟在想什么？能想什么？这本书，反反复复想过不少书名（我一直是那种认为书名不是太重要、认为书名总有虚张声势之嫌的人），最终才决定就叫它《眼前》——复数的眼前，眼前加s，眼前们。很多人，包括站不同空间位置乃至不同时间里的人，子产的、赵武的、叔向的、夏姬和申公巫臣的、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以及孔子的云云；还包括《左传》作者的眼前、两千多年后我自己此时此地的眼前。每个人都有他看着的东西，有他想望和担心忧烦的东西，有他对自身处境的种种察知和猜测，不得不做的猜测。杨照，这位我愈来愈佩服的书写者、不惧也不懈的解说者，和我是高中和大学历史系的前后期，后来还去了哈佛继续史学之路，拥有我缺乏的严谨史学根基。《尽头》写完后，杨照曾在他的广播谈话时问我：“为什么从不考虑写历史方面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杨照应该是已知道我打算以《左传》为下本书的对象，做球给我，是主持人的技巧。我当时鲁钝地不察觉，只模糊地回答他，当然也都是真心话：也许，如今写实然世界的东西太多了，实存变得太理所当然，也占去了几乎所有的可能空间，我趋向于多想一些应然层面的东西；还有，也许年纪大了，读人类历史愈来愈不愉快……今天，依我自己看，这本《眼前》仍是“文学类”的。书写规范上，我们给了文学多点宽待，允许它说一些稍稍过火的话，但这并非没代价；我们会追讨其成果，要求文学讲出进一步的话语，提出它独特的、通常是一个个具体而专注的发觉——每一种书写体例都有它的“报称性”，这在书写各自进行的漫长如河时间里自自然然地形成，其实仍是公平的。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每写完一本书都不得不缓缓告别自己一些东西，像雷蒙德·钱德勒所说的“漫长的告别”那样。我的这本《左传》，墨绿色布面精装，是完整《十三经注疏》的其中一册，我大学二年级时发狠一次买齐，存了不少时候的钱，在那个比较穷的时代和年纪。我还完全记得它的崭新模样，“崭新得如一个新月，一副新牌”。三十几年后，它已开始解体了，靠着布质纤维不绝如缕才让封面不致脱落。还会像从前那样一而再地读它吗？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现在它就躺在咖啡馆桌上我的手边，不知道是巧合而已还是有着另外的奇妙原因，我最近几本书总是结束在这样天气转凉的时日，我无来由地想起这一句歌词：“时间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真的，时间的确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

2、1、第一章唐诺不是在探究历史，而是在探究历史中那一时期——春秋时期，某些代表性人物的意识、处境与选择。他选择了子产这一个代表性人物，由他作为那个特殊时代最为理性的代表，从他的选择与行为开始，一点点蔓延，谈到大国小国人们的心理状态、政治权利、理性宽容等一系列问题，直到当下，当下人们的处境与心理状态。他的探讨算不上严密，不过既能天马行空、又能游刃有余，回归原点。我们不能像祈求历史或者哲学论证那样，从他那里祈求什么完全正确的东西。不过，他那种像火花四溅一般，思考问题的独特方式恰是最吸引人的，况且他说话又是那么妙，那么富有想象力，一点一点地，把我们意识深处很多幽暗朦胧的东西全照亮了。钱穆说过，要站在历史当事人的角度看问题，判断一项土地经济政策或者政治制度是否合理，不能只依照我们现在经历过、总结好的种种规律经验来判断，还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根据当时人们对这些政策的看法和反应来判断。当然，在唐诺这种对历史十分文学化的书写中，不会来探讨政治经济中那些十分复杂的问题，不过他依旧渴望带领我们一次又一次走入那个世界之中，感受那个世界的精神状态。第二章就是关于书写者的探讨，包括孔子、身份并不明确的左丘明、以及司马迁。唐诺试图回到那时，去想象他们三人分别编写春秋、左传、史记这三本著作时，内心深处有怎样的意识、抉择。比如，关于左传的作者，对他而言，在《春秋》这部以孔子一己之力编写的“神圣”著作戛然而止时，他无法再解释那些“经”时，他会有怎样的感触呢，他该怎么处理那个被《春秋》定格的世界与他当下沉重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呢？在跟着历史一路走来到当下的瞬间，他心中是不是已然有了看待当下世界的方法，有了一种清晰澄明的目光？唐诺关心起这个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在我看来，却是奇异而有趣的，一种对当时世界充满想象力的把握，有助于理解《左传》文本，有助于启迪我们的更多的想象力，去感受那个世界的温度。我也感觉有些时候，看作品站在作者的角度去想，和单纯当读者相比，是有不同，好像是一种更充分的理解，更带有感情的诠释。还有，能发现许多想象的空间和节制的地方。2、关于战争我们经常说，春秋时期的大多数战争都是在礼仪的约束下进行的，一方无备，便不开战，等双方都准备好，才按

照特定程序来交锋，所以，便有了宋襄公非等楚国摆好战局才肯攻击的著名故事。在那样一种礼仪的制约下，战争更像是一种使对方臣服的方法，也更像是一种规范秩序的手段，似乎可有“正义”之名。可是在此后的历史中往前回看，我们也得到了“春秋无义战”这样的说法。就比如替周天子行使“惩治”权力，攻打其他国家的各位盟主，也会有自己心中的利益盘算，也是要靠自己强大的力量作为后盾，一般也是先行动后向周天子邀功，并非完全像“法律”那般公正。战争在春秋时期就以这样有趣的面貌频繁发生。这一章里唐诺就是在探讨这个话题，不过依旧是他的一贯风格，探讨的角度不断向多个方向跳跃。最有趣的角度大概是从生物的生存本能这一方面来考虑，我们容易把物竞天择理解为大自然的弱受强食，充满斗争。可是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恰恰是在不断地避免、限制和替代冲突。而动物行为学家劳伦兹也提出，动物的攻击能力越强，它对攻击本能的抑制能力就越强。由此反观人类，似乎并不是聪明的动物。也因此，春秋，这一比较特殊的时期的战争，和日后那些杀戮性侵略性很强的战争相比，倒值得我们去思考。

3、倒数第二章，关于“乐”春秋时期，礼乐不分已是常识。我们从左传、史记等历史文本中，已经看到了很多诸侯贵族纷纷引用《诗经》劝谏、赞颂或讽刺的故事。关于“乐”的功能化阐释，唐诺在这一章里基本没有超越我所知的范畴。不过，我有点喜欢他关于《诗经》的那一段说法。我们知道，《诗经》中风雅颂不同，创作时的功用不同，创作时间也不同，就拿雅来说，《大雅》是周宣王及以前的，《小雅》则是后期的，有着明显的时间跨度。我能想象，如果把这些眼前所看到的诗篇还原成当时的吟唱，颂和雅大概会是在大钟浑厚庄严的声音之中展现，有种庄重静穆而雄浑的气魄，让人震撼，而十五国风则是在笙箫琴瑟的合鸣之中展现，是另一番华美动人。不过，唐诺在这里提到了另一个角度，从颂到国风，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文字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个体意识逐渐显现的过程。一开始《颂》之中的祭祀崇拜，文字华丽而空泛，后来《小雅》以及国风之中才有细致的生活场景、对爱情的歌颂，这是权利链条在不断延伸，直到这时延伸到真实的人，人的存在感才具体起来。还有一点引起我兴趣是对文字和音乐不同性的探讨。他说，音乐是最直接的反应，文字则是稍后的展开，我深有感触：当特别投入于一首曲子的时候，反倒找不到合适的比喻来描述它，因为整个身心都被它占据了。非要等到稍微冷静下来，属于语言的想象力才能展开，才能用文字记下内心感受。

3、就像大家说的，文字很散漫。个人感觉有点矫情，还有点啰嗦。捞干货有点吃力，或许是我的境界不够？总之不是我的菜。不过作者的学问是要承认的。

4、刚读大学的时候，中国经典只教一门《左传》。黑眼镜黑眼圈的老教授不苟言笑，指点十七八岁的孩子一个个站起来，逐字解经，解传。解释两千年前时而灵或者不灵的占卜，国家与家族之间莫名其妙的战争与和解，还有充满比喻与典故而让人晕头转向的大道理。我便诚惶诚恐，常年手边一卷《左传》，效率最高是在数学课。数学课堂在一教。一教前面有座土山，山上有那通著名的石碑——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陈寅恪的文，马衡的篆额，林志钧的书丹，梁思成的拟式——总之，是哀荣盛极。是为了纪念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是为了表扬他的贞珉和节烈。读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走出去看看碑。我想，《左传》里我最喜欢的那个人，若是生在王国维的时代，他是不会去投水的，他甚至当不起贞珉和节烈的赞誉。他做了些说不上道德完美的事情，因为要在大国的倾轧间，保存自己的祖国。就是公孙侨，更熟悉的名字是子产。最有名的作为是“作刑书”——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就这样刻在鼎上了。因为这件事情，他的好朋友，晋国的叔向专门写信把他骂了一顿。叔向说，如此一来，人们就会绞尽脑汁的钻法律的空子，做很多应该被诅咒却没有被明文禁止的错事。对于读法律的人来说法律文本多重要，自然从来觉得叔向迂腐。可是，在以法律为准绳的今天，有钱人雇佣律师钻法律的空子，穷人却因为缺少如此的“聪明”而动辄被重罚。再来想，是叔向一语成讖。可是子产，他也看到了叔向预言的现在，可是他没有办法——他要保存郑国，是现在，便是不及子孙，也顾虑不到那么远了。子产只能顾及眼前，可他的作为却矛盾又迷人，以至于一向对名人要求苛刻的孔子要说他是“季世遗爱”。郑国的良家跟驷家互相不对付，带着家兵兵戎相见，都去要求子产加入自己，子产拒绝。但当良霄被驷带杀掉之后，又只有子产一个人找到良霄的尸体，为他穿上干净的衣服枕在他的腿上大哭一场。左丘明（便相信他是《左传》作者）像是最好的小说家，当他钟爱的主角出场的时候，全世界的光都集中在他头顶上，你不能爱上他的主角你就太不正常了。可是……左丘明他有好多主角，像是周播美剧，有时候主角做得好好的，又滑落当配角，或是干脆便当了。但是你能跟着又哭又笑，全然无法把自己摘开。于是我看《眼前》更像是“粉丝书籍”。作为也被左丘明逗来逗去的读者之一，唐诺每讲到那些被左丘明隆重推出的主角，比如子产，赵武，就温柔得快漫出来，简直像是单恋情书，美得不得了。就是以粉丝追根究底到变态的态度，唐诺便常常出入于历史的“

正片”（春秋经文）和“琐事音轨”（左传）之间。以做人类学田野的态度，文本细读《左传》。于是在《左传》里，历史，人物，作者，时代如此展开，就必有必然。《左传》的时代，完全谈不上是一个美好的事情时时发生的时代，可总有让人留恋的部分，草蛇灰线得很。但唐诺很会捉。好比他讲《左传》里的情欲。单调的情欲自是一种生物本能，可是在短暂的情欲之外，填补那些时间空白，而无法由任何器物来证明或者证伪的，正是语焉不详的情感。哪有可能有标准答案？申公巫臣从第一次见到夏姬到谋划多年，发动吴楚郑晋这么多大国只为了携美终老的故事，也可以讲得如同灭国大战一样荡气回肠。可是现在的电视剧，拍战国时候楚国人的爱情居然可以与两千年之后的清朝人一模一样——都是现代人思维的怠惰与局促的明证。于是，第一次以看一部“浸没戏剧”的样子去读《左传》。抛开杜预，抛开刘宝楠，抛开层层叠叠于时间沉岩上的注解与训诂。假装《左传》便是《sleep no more》那剧里不同故事同时展开的酒店，八个篇章是八个可以打开的房间，戴上面具，假装自己是不存在形体的鬼魅，浸入他们的时代，生活和情感里去。《左传》里记了一些并不特别重要也不好玩的事件，超过历史存录，到达文学的同情，甚至对世代的怜惜。《左传》的结局是最后主角孔子的谢幕。齐国陈恒弑君，孔子斋居三天，三次上高哀公要发病去讨伐齐国的逆贼，显然没有成功。现实一点，鲁国早就是个岌岌可危的小国，还刚经历灭国大战，再主动去找打吗？可是孔子说的，是应该。应该去做的事情，纵然有一千个不做的理由，也是要做的。所以，左传里老有那种“莫名其妙”的故事：杀手被目标人物感动，于是放弃了杀他，于是只好自杀——不能忠人之事，只好身报了。在这之后，历史走向战国，更实用，更干脆。以铁血实力称王，以巧舌如簧为胜。看看《战国策》里的故事，便觉得在谈判课上用的教材都弱爆了——中国人哎，两千年前就懂得如此八面出风又严丝合缝的打嘴上官司。可心里还是放不下那些笨拙的顾虑，古怪的坚持和柔弱的同情。《左传》写了楚灵王的死，讲他死前由子革念《祈招》而幡然醒悟，甚至在灵王死后另补上他因为占卜不能够得到天下而掀翻龟板的肆无忌惮。《左传》也写了吴王夫差死前与晋国楚隆（唐诺误为赵襄子）的对话。这个丢了国家而名声不佳的夫差此时从容而文雅，他说，我已经这样狼狈了，实在可笑。可是还是想知道，史黯为什么被称为君子呢？谁为什么声名良好，是少年爱问的，以此为榜样。但夫差被打翻在地，不久就要自杀，却忽然有此一问。对于以现实成败为纲的历史记述，这两段说起来都可以算作是冗笔。可是看到的时候，视线长久停留。隐约觉得，读历史真正想要看的，其实并非那些高度重复而无聊的成败，而是这些闪闪发光却最易遗失的好样子。好像所有记忆深刻的片段，都是出人意表的，一个方向外的地方。看起来只是走到半路，灯光音响统统没有就位。一点都不隆重，也不精致。可是在这个偏离他们想要呈现的人生的地方，是《山月记》里面那个无论如何无法阻挡自己成为野兽的李徵，是最最在意的意义和最不能妥协的心智，不管在别人的价值判断里，是对是错，值不值得。现在我们谈起孔子，其实已经不在意他的政治抱负，甚至“堕三都”拆了季孙家城墙的雷霆手段。最让人（最起码是我）常常记起的是孔子被匡人围困，差点就死了，还安慰学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还有，他最后的“临河不渡”。孔子不能在卫国得用，旅行的最后一站原是晋国。可是在黄河边上，听说了晋国赵简子杀了晋国的贤人窦鸣犊和舜华。于是他感叹说，“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去年帮忙把《史记》的《孔子世家》翻译成英文。逐字翻译出来，却翻不出来孔子心底的叹息，他说临河不渡，是他的命。孔子对待他心中该永远被遵守的礼仪，像是那个宝剑掉下去就拼命想要把它捞上来的人。徘徊在河的中心，抱持着宝剑掉下去时候的刻度。可是却无法阻止时间和水流不舍昼夜的变化。这也是左传作者披览的春秋两百年吧。看着这条河由冰川而溪流而奔腾，清澈而后浑浊。记下水花，记下刻度，但逝者如斯，想拦，也拦不住。我一直疑惑为什么中国经典课不以《史记》，而以《左传》开篇。毕竟，对于初学者，《史记》有更完整的叙事，更通俗的语言，甚至更荡气回肠。《左传》更像是星光点点，别人说这是猎户座，那是仙女座，你便点头，然而眼睛里其实只有一片没有形状的星星。这会儿我有一点懂得，也许这就是《左传》的好处呢。《史记》更强烈，更强烈的个人同情和历史批判，司马迁的灵魂热度很高，可以一直燃烧。《左传》的作者更冷静更有耐心，也更难结交一些。但他们都有一种对于“应然”世界的强烈的向往，是史官传统，也是以“记史”为名向应该存在的世界表达的爱意吧。再往后，记述“史实”成为主流。在文学与历史犬牙交错的分界线上，渐渐往历史走去。所以，不再有那么多梦，那么多灵验与不灵验的诅咒与占卜，人就只是人了。更聪明更强大，更臣服于统一的价值观，也更肆无忌惮。（《晋书》倒也有很多怪力乱神，大概每逢大乱，人都要被一巴掌打回惶恐的童年去。）有一点阅历之后再去看《左传》，有很多跟年轻时候不一样的想法。过去的事情与自己的记忆对上，难免有巨大的心理波动——真是烂人活千年，作怪的办法都不带变一变的呢。有点体会韩愈所谓的“不平则鸣”——有心人总能在历史与当下间发现

一点镜面关系，于是从前读历史的新奇渐渐就被疲惫漫过，又透着不甘心。可是怎样才能甘心呢？从前描述过这条清浊未定，如同不经控制的野兽般河流的人，也已经早已被河水吞没。我只能躺平任碾过——从前用的那部《左传》已经压箱底多年没翻开了

。这个也算不上是书评，对于《左传》，它的时代，它描述过的人物，还有跟青春混杂在一起的读《左传》的故事……想要写的东西太多。看到唐诺提起他们的故事，便常常像是唤起很多年前的记忆。所以，想写的太多，反而不知所云。不过这本书评的人还不多。所以先占个位置，以待来者。

5、唐诺说，他每写完一本书，就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写完《尽头》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真实。但一个已经习惯锻炼“肌肉”的人，将永远能够在文本里发现思考的缝隙。书籍并非现成的答案，而是问题的开始。阅读催动了思维，让身体不安分。在出版几本主要关注西方小说的书之后，如今，唐诺将视野转向中国古籍，开始阅读《左传》。唐诺关注最基本的概念，“拙笨”地运用能调动的每一支军队，攻克一座座概念的堡垒。他自言不擅取题目，《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朴素地说就是“文字”“阅读”二物，《世间的名字》隐藏的符码是“职业”，每篇均定将标靶投向一份工种；《尽头》乃是各种“尽头”的模样，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某个元素发展到极致（或极端）的可能样态。到了《左传》，他直白又晦涩地将其名为《眼前》。唐诺这一次本想稍歇，写一本不那么庞杂的小书，每篇一万字吧（这于他已是相当精简），但最后还是抑制不住好奇心和思考力，让每篇均膨胀一倍。西方现代小说注目现代人的普遍问题和境况，久远的古籍有什么现代意义呢？在唐诺眼里，当然是有的。“眼前”就是“眼前的世界”。复数的眼前，眼前加s，也即《左传》映照出的诸般世界模样。其中可以包含的内容何其多，唐诺只选了八个角度。这八个角度是：小国的视野，作者的角色，神灵、梦境和超现实，情欲、乱伦和身体，战争、国家和政治，音乐的教用和魔力，历史记述的应然和实然。只有七个，对不对？因为唐诺还在其中一篇中，稍稍绕开了这样的主题式议论，更接近《左传》的文学底色，跟踪报道似的，专门去追踪一桩历史事件的现场和影响，其中包括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唐诺的好友杨照同样解读过《左传》，杨照的目光是确信的，收束的，站在文本讨论的终点，去解释它们构成的元素。杨照介绍这春秋的历史是什么样子，什么是“经”什么是“传”，国际关系如何，礼教秩序怎样，战争怎样打，发生过哪些历史事件，等等，都是堪堪已定的答案。到了唐诺这里，《左传》是否真实，那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事。唐诺更关心它如何观看历史，描写了哪些故事。唐诺解读《左传》，不是将它当成一部确定的文本，去验证、追踪一时一地之“真相”，而是将它当成一部小说，去探查、去寻找、去揣摩一个作者观看春秋那242年的目光。他假设这个作者和他一样站在世界的此端，用文字记录每个人的“眼前”。这个作者并不在意会诞生什么结论，会融铸什么主题，他只是供奉神灵似的，将《春秋》经文放在文本之前，试着去解释这本书而已。但在文字的浇筑中，模具会渐渐成型。唐诺将这些“眼前”的集合翻译出来，再放到现代，加入自己的“眼前”。问题会像枝蔓一样生长、延续，随着书写深入到未知之境，又勾连出已知的信息。新鲜的未知和既存的已知融合，就生出不尽的问题和解答的尝试，所以唐诺的文章也越写越长。《左传》是一种版本的历史记录，春秋各国都曾经有过自己的版本。为什么是鲁国，为什么是《左传》留了下来？这就引出了唐诺的讨论。鲁国的位置（唐诺说它是“一个有着大灵魂的小身体”），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周公的宗族延续），它保留历史遗产的必然——“人被迫想得多想得更深沉而复杂，人超过了他的现实，遂利于书写；而且因为多少种种难以实践、化不了事实的思维，所以特别有利于文学书写”。这是幸运的，也许更不幸，一个小国家必须专注地观察历史，保留遗迹，负载太多也不堪重负。将这八篇文章每一个主题看成一支根脉，《左传》的内容是它的主干（唐诺先讲一讲原文），由此展开的议论和想象就是枝叶。唐诺的文章都是葱葱郁郁的大树，每一次疑问的吹拂，都会让一片叶子带动另一片，交错层叠，直到整棵大树都应声而动。唐诺写《左传》中最常出现的子产，审视这个政治家如何在大国夹缝的小国间准确、审慎、节制地掌舵，因为输不起也浪费不起。由此引申出大国的优越性和小国的忧患意识，“大国家有适合于它长时间想、长期发展的思维，它最根本的优势，就是从容稳定，时间是可信的，世界是坚实的，思维不必铤而走险不必省略跳动，能够把想的东西发展完整，如长成一株大树”。唐诺探讨《左传》中的情欲，比如齐襄公和文姜的兄妹乱伦，发现相比兄妹，父母子女间的乱伦更成为禁忌，但禁忌何来？说不定乱伦正是古早人类繁衍的方式，因为各种缺陷和限制，由此，唐诺加入人类学的眼光，引出乱伦禁忌形成原因。唐诺探讨历史写作的应然和实然，看看《左传》相比《春秋》延续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增加了什么，历史书写者应如何准确再现历史，一个字凝聚的含义（如“谥号”）会给理解历史带来决定

性影响，历史书写的方式决定了历史观看的维度，哪一种更可取、更诚实？唐诺探讨战争与盟会，春秋无义战，人类历史上的冲突与和平，是利益的交割和理性的商榷，当国家由丛聚走向统一，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扩展还是收缩？一个众声喧哗的春秋战国，充满小国家的视野，对世界的探索带着急切和焦灼，过渡到统一国家之时，有些什么可能性却被抹掉了，“战国的繁花般思维，是这样一种世界的结果，在这样一种世界消逝之后的结晶、返景和余响，是这样活过的人的遗言”。唐诺探讨《左传》中出现的占卜与梦，宗教的魔力和潜意识的构成，非理性总是远远地驱动着我们对事物的决策。唐诺探讨作者的角色，从左丘明的身份之谜（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到福楼拜认为作家应藏身于文本之后，乃至编者与作者的稍微不同，并指出《左传》的文学性“《左传》因此不是一部日后严格意义的史书，书中藏放着为不少史书不宜或放不进去的特殊时间成分，过多的当下和未来，这是书写者置身其中挟带进来的违禁关怀和希望。一般而言，这是文学才做的事”。种种。唐诺选择八个角度，抽出《左传》的故事作为例证，实际乃是“夹带私货”，回溯一些东西在古早呈现的模样，并放入“现在”的目光，用他所知解释它们何以为此。他将242年的历史铺展开来，看到这个光带洒下的星点光焰。唐诺的写作是解释性的，不是器物之用的。书本不是对世界的收束性总结，不是解剖世界的利刃，毋宁说更像渗入世界的水滴，一滴一滴，不知道会落到哪里，但总会溶解某些顽固的东西，让谜题慢慢涸开。这“眼前”亦是唐诺所有书的共同主题。“前”字意味着问题被初次提出，盈满疑惑的生鲜状态，还有很多可以去探索，还有很多可以去尝试，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试着走走看。眼前的状态，满目皆是新的，好像还可以用手去指，用文字去命名。唐诺的文字总带着很强的好奇心和倾诉欲，每一个问题于他都是新之又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左传》并不是尘封的古籍，它留下了作者记述彼端世界的生鲜目光。放到现代，亦迸射出又一层新的接触。眼前，就是《左传》的开始，也是唐诺阅读这本书，和每一本书的开始。

6、春秋是个特别的时代，和现在好像，如今局部战争不断，大国之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格局。谁也不会去做灭人国的事，协商来作为战争的替代手段。各种多方会谈。鲁襄公十一年的亳之会要求诸国不可以囤粮垄断资源，齐桓公的葵丘之会介入各国的体制中。但是经过漫长的演变后最终还是进入战国时代，如今的世界呢

章节试读

1、《眼前》的笔记-第314页

信念，是长时间堆叠声称并且长时间持有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是有来历有深沉道理的，我记得博尔赫斯说过类似的话，信念其实是个包裹状的一堆东西，由我们一系列的知识、经验和理解以某种难以说清的浑然方式构成。也许，这里面我们不免也偷渡地多方进一些东西，一种对人无何有的信心和信任，还有一些不太可能真会发生的期待，凡此。

2、《眼前》的笔记-第191页

对构想者而言，这样的目标是存在于现实条件里的，是从现实事物的进展变化逻辑里可以推演出来的；或至少不至于马上被排斥，如同人吧质料很接近、看起来很像的一片自己的叶子偷偷藏入现实的树林子里，希冀不会被其他人、被现实运行机制、被老天爷挑拣出来丢弃掉。这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可想可做的事情有机会变多而且增加，不像人的大梦总是在减少，随时间、随年纪、随着知道了一个一个“不舒服的真相”‘人因此也不至于一直沮丧下去，沮丧到甚至决定别傻了去当完全背反的另一种人，对现实世界的一次成功期满，可以很实在地保住自己心志不掉向虚无好几年。

3、《眼前》的笔记-第102页

当为数并不多的人成功穿透他所在时代的基本限制，启蒙不见得立刻就来，或者说不会自然发生，因为把此一界限往前推、往外扩大并不是个原有的、自然的工作，而是人的特殊作为；启蒙是辛苦的、长期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就像跪在宗教审判庭上伽利略伤心地说，可是地球真的在动啊），需要人下一种非激情的、比某个冲动某种善念更坚持也更柔韧不折的决心才行……；比较有利所以也就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保持秘而不宣、不冒犯众人，让这个认知成为一个独占的秘密、一个好用的武器，你比同代所有人多一份清醒、多一种视野及想象力，森严的基本限制拦住所有人，独独对你不生作用，因此反而是一个最稳定、最可预期的判断依据，你自己自由不可测，却完全知道人们会怎么反应怎么行动，所以可以利用可以操作，生出种种诡计。

柏拉图也深刻知道诸如此类”人性“，知道个别之人的觉醒和多数人的启蒙不会同步发生、不是同一件事，这之间有个隙缝——在《理想国》的谈话中，他以注明的洞窟寓言揭示此事，那寥寥几个挣断铁链、走出幽暗火光和幻影洞窟的清醒自由之人，你得”强迫“他们再回到洞窟里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了仍被铁链绑着的众人、为了理想国的建构。

4、《眼前》的笔记-第208页

民主政治是教好的政治制度，至少是我们较相信的制度、我们以为缺点较少的制度，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懒人一样不想地使用它，万灵药一样什么都使用它，让民主制成为博尔赫斯所说“滥用投票箱的游戏”。民主制是有堪用界线的，界线的另一边是专业，是事物的正确因果和道理。最困难的正是这一界线的辨识、坚持和节制，太多重要的判断是不能靠多数决的，民粹辨识侵犯、涂销这一界线，进入到无知和恶俗，这是我们每天看到的。

5、《眼前》的笔记-第1页

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读书，先融入其中，感受作者再跳脱出来，以客观去描述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让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不记着怀疑，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先努力跟上书写者的想法，以及他看到的，看着的世界变化真假对错自有其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纵横交错的历史里，更多时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当又

难以遏止的想象力而已。理论往往容纳不下它，甚至文字都还装不住它们，只有人心，够坚韧的人心勉强可以。因此成为必要，否则，我们就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的存留住它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是矛盾的，因为我心胸宽阔承认矛盾，接纳矛盾

6、《眼前》的笔记-第219页

简单来说，动物的攻击力愈强，其对攻击的本能意志力也就相对愈强，尤其同类之间，几乎都止于示威、吓退、驱赶，以气味以声音以一堆仪式行为。劳伦兹以为，这是生存演化的必要，否则很容易相残灭种。话听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不详的东西来了对不对，没有错，接下来劳伦兹要说的正是，人的生物性攻击力薄弱，也意味着几百万年（本来）无需也并未演化出足够的抑制本能，人遂成为地球生命史上同类相残最严重的一种生物。

7、《眼前》的笔记-第91页

我们通常简单认定，愈古远，鬼神愈多，人们也愈“迷信”，这基本上是对的，但为什么？我们可以深一层地想，其实不是时间的作用而是人对世界理解的缓缓变化，鬼神的数量和人知道的多寡呈现一种反比、替换关系，如光与暗的交叠。这样，才能帮我们解释，何以除魅这一定向历史过程，会一再出现倒退的所谓反挫现象反挫时刻，何以鬼神会忽然在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恢复活跃？当然不是时间倒着流，而是因为世界回到了某种如我们说的“不确定的时代”，世界又危险起来了，甚至整个世界就是个大赌局，未知不再只是人的好奇可以搁置起来，未知迫切起来攸关生死成为必须有“答案”的东西，这样的空白出现，飘荡在空中的鬼神就会重新降临如同听见召唤。

……
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不会回头召唤鬼神？其实有可能会；民主政治呢？也一样有可能会的。我们真正要看的是，权势和财富是否有集中的倾向；游戏是否变大、以全球为规模；人的所得，和他自身能力和努力的因果关系是否逐渐松脱开来，人的成功是否更多取决于机运、取决于某一股莫名其妙的时代潮水、某种其实并没道理可讲的时尚流行；人和他所站立的地方、和他周遭之人的稳定联系是否浮动起来、愈来愈不确定起来；人是否难以清楚说出口、也难以得到忠告对象地积累着更多疑惧不安，等等。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在不同发展阶段究竟是加深这些还是减除这些？便是在这样一个一个始料未及的地方和时刻，我们这样一个看似持续除魅的时间，转个弯又悄悄地和鬼神世界接上头。

8、《眼前》的笔记-第35页

中国对于历史上不断遇见的外族，除了执念地、及不礼貌地要人家非臣服你并入你补课，手段倒也相对温和一些，因为这里头多了一种拥有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下一句便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把土地、人和财货基本上全视为己有，便不太会粗暴太没必要地去摧毁它。或者，今天中国大陆对台湾谈判的处处慷慨让利（但台湾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绝不松口），大致是也是这样。

9、《眼前》的笔记-第241页

这一刻，人忘了外头世界包括其黑暗苦厄险阻以及种种不可能，这一刻人甚至不需要世界，这全然是抒情的、一团的——所以昆德拉讲，“这就是音乐的愚蠢”。感情也是一样。

10、《眼前》的笔记-第59页

文字是隐喻的，很多文字尤其只能是隐喻”

11、《眼前》的笔记-第12页

说得破碎、不完整都没关系，人类历史的某些变异都是从这样一点点霜、一点点沁人的寒意开始的，从说不清楚或不像有道理的话语开始的。这至少是应然世界和实然世界一次有意思（尽管当下可能令人难受）碰撞。

12、《眼前》的笔记-第313页

恶是斑斓的、淋漓的，但通常并没有什么深度，一般人也容易看懂，它的核心基本上只是人皆有之的生物性本能及欲望，也因此才显得如此真实，它令人误解的深度只是技术性的必要隐藏，就像谋杀盗窃总是暗中急性一样。真正深奥的是善，直至深不可测，因为这是人单独的发现和发明，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物性生命构成的联系极其幽微、间接、不定，倒是屡屡背反；也因此，善不容易说明不容易说服，它对人有相对严苛的要求，每朝前走一步，便得抛下一堆人，听不懂以及不愿听懂的人，最终，它总是远离人群，消失于人的视线之外。

13、《眼前》的笔记-第257页

.....权力古老而且稳定可预期，包括它的偏好，包括它一定会做的和一定不会做的，这不因为拥有者的转移以及更换一种授予方式就成为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人也就是这些人，一样古老稳定可预期，只要你对人一直有足够的好奇和关怀。

14、《眼前》的笔记-第193页

当你想的某事，有超过现实边界的成分、有超过人们足够经验的成分，指向某种未知，很容易发现人从能力、权力到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世界真的很大、很硬而且很黏。这是认真做事想事的人迟早会确实实来到的生命处境，是的，我知道的都说了，我会的都写完了，我竭尽所能做得到的就只能到这里。对我个人而言，这个世界再没有“更远的地方”了（昆德拉语），剩下的，就是怡然地活着，或者怡然地死去，这两个可能，除了死活大有不同而外，其余并没两样。

15、《眼前》的笔记-第42页

人一多很多话就说不成了。

16、《眼前》的笔记-第263页

.....相对于礼的不断辨识分割伸展、趋于繁琐并形成不断堆高的层级，乐始终是容易说完的东西，它几乎就是平等的、无政府的，就像刘邦回乡唱《大风歌》那样一种图像，那一刻没有天子庶民尊卑长幼，只可惜很短暂无法一直这么下去（这其实就是音乐的根本麻烦，跟梦境跟幻觉一样，它总是无法持续太久）。

17、《眼前》的笔记-第26页

小国的自然状态是某种平坦的，接近透明的，而且事事具体的朴素民主样式，而大国家的自然状态则是层级的神秘的专制的，两者从一开始就有如此不同的基本限制，这带来了不同的盲点、困难以及危险，也由此各自生长出不一样的好东西和坏东西；

18、《眼前》的笔记-第308页

……愈是在这种时刻，他真的愈不在意权势和流俗眼光，人们最容易不安的事他反倒不感觉不安，这与其说是不怕冒犯，不如讲是不以为意或顾不得。孔子原是个极世故的人，但在专注于太重大或太明白无误是非的时刻，会出现这样令人提心吊胆的“天真”，这种不近人情。但这是好的，这对抗着也抑制着他自身的世故，洗掉了世故中必有的一部分虚无成分。

19、《眼前》的笔记-第314页

最好的人、最好的东西不会在这里，人不仅仅如此，历史只是集体的人的一般性记述而已，最多只能是平庸的，这是基本事实，同时也得深深记得成为一个“信念”——读史，很难是单纯愉悦的，愈认真读史，总是愈让人满心沮丧荒败，很难不相信人是“大自然中最可怖也最可笑的物种”，很难不把人的历史看成“停不下来的一再重复愚行”、“一个挣扎着想醒来的噩梦”以及“一本疯子的自传”云云。

20、《眼前》的笔记-第90页

但人心何事何时疑惧不安呢？这是各异的，也是流转变化的。大致上，人察觉自己所知所能太微弱太不成比例时，人有特别输不起、损失不起的东西时，以及，人心大了起来、想侥幸得到非比寻常的某物、某结果时，凡此种种。

21、《眼前》的笔记-第160页

“公子围要正式在国际间登场，是为他一人特别打造的伸展舞台。《左传》的现场描述，非常有趣，是各国代表一人一句的对话体，真的像是在观赏模特儿走秀的品头论足，而不是事隔一百年的回想。这段，简直让人怀疑是钱锺书写的，不像是看《左传》，倒像是在看《围城》——楚公子围一身光鲜走出来，叔孙豹说：“楚公子穿得可真美，真的好像是个国君。”郑国罕虎接着：“你看你看，还有两名执戈卫士前导呢。”（卫士执戈前导，这是国君才有的）蔡国的子家有点不要命了，居然也跟着补了这一句：“人都已经住进楚王离宫了，这样的阵仗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楚国的副代表伯州犁很尴尬，解释道：“这是我们国君事先同意的，让令尹此行借用一下。”郑国副代表子羽说：“借了，就不会还了。”伯州犁显然动了肝火，这是整场比较没风度的一句话：“我看你还是回头担心贵国的子皙又要造反吧。”（子皙稍前才发动政变杀了良霄）子羽不为所动，继续：“借了不还，这你们真的不害怕吗？”齐国国弱说：“看来二位都不怎么紧张，我倒是真替你们忧心呢。”陈公子招：“话说回来，没有这样的大难将至，怎么能让二位今天讲得如此开心？”卫齐恶说：“怕是怕不知道猝不及防，既然已知道灾祸无可避免，那也就不至于是什么无法应付的大难了。”截断这段流水般话语、收拾场面的是宋国向戌，他果然聪明冷静：“大国下令小国受命，我只知道听命行事，不懂其他什么祸福之事。”最后一个说话的人则是晋国的乐王鲋，晋是惟一可和楚国匹敌，或说得罪得起楚的大国，这回又有主场优势，还有这个自动走出来的宝贝公子围，但乐王鲋只优雅地结束这段人人嘴皮发痒的谈话，曲终奏雅，画上句点，而且还真的是引用小雅的诗句：“《小旻》之卒章善矣，吾从之。”《诗经·小雅·小旻》是某种乱世思维，人时时意识到危险，要求审慎自持，《小旻》的最后一段讲的是，暴虎冯河，不只要躲开不讲理的恶人，就连那种看似不会直接伤害你的小人也最好保持距离，乐王鲋以为这是对的、好的，所以他不加入这段谈话、他说他不敢跟着讥刺公子围。”

22、《眼前》的笔记-第46页

鲁哀公在大街上问孟武伯，我还有几乎死于自然人寿吗？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臣无由知之”，意思是我们三家无法承诺不杀你，装都不愿再装一下。

23、《眼前》的笔记-第14页

我们对同代人常有一种自自然然的重视和宽容，这来自于一种站在共同处境的体认，我们一起承受着同一个沉甸甸的时代，以及对这个当下看不到边界大世界的种种疑惧和茫然。也因此，由于某个难以言喻的但恰恰好的机缘，我们会认准同一时代同一历史命运里某些年岁稍长的、先行一步的、我们可依循他的路走进这个令人畏怯世界的秀异之人，并对他油然而生出一份极特殊的、他人难解的钦慕感激之情，这尤其多发生于我们世路多歧的年少启蒙时日。此事无关日后总的历史评价，这是个人当时一个私密的、准准如击中一个点的确确实实需要。

24、《眼前》的笔记-第77页

一个有着大灵魂的小身体，现实来说并非祝福，生于活于这样的土地是辛苦的，或许还是不幸的危险的。……这像人同时有两个裂解的、不断拉扯不易和解的目标，逐二兔不得一兔，在每一件具体的事物上都不免矛盾冲突，也难以分配它极有限的资源和人力；人热切注视着太多遥不可及的东西，而又不真的是它可拥有以及可实践的，倒是因此一再错失掉现实稍纵即逝的时机和可能；这甚至不当地把人带进他玩不起的大游戏之中，忘记了自身的微小和脆弱云云。大概就只有这一点，那就是人（被迫）想得更多想得更深沉而复杂，人超过了他的现实，遂利于书写；而且因为多是种种难以实践、化不了事实的思维，所以特别有利于文学书写。“

25、《眼前》的笔记-第48页

乔伊斯反抒情，但乔伊斯背后犹如他那个宛如一首大抒情诗、激情逆射飞舞引领着暴力的故国爱尔兰，是对此的一个坚决的抗拒，乔伊斯的冷静于是让我们感觉是一个背向的用力转身。

26、《眼前》的笔记-第34页

荷兰的平民史家房龙的另一本书《宽容》，里头有一番话大致是这么说的——真实的历史里，比方宗教的懂得彼此宽容是怎么来的呢？是筋疲力尽加伤痕累累的结果。大家打了几百上千年打不动了，最重要是谁也没办法真的彻底消灭谁，所以大家坐下来，第一次一起看着头顶上的同一个星空，尽管不相信，但愿意开始承认彼此的神。所谓“不是人的睿智，而是人的历史”是这个意思，宽容一开始是不得已的、无奈的、不怎么甘心的，也行往后也仍一直如此，这尽管听起来嘲讽，但仔细点想未必不好，因为这无意中说明宽容不仅只是一种高度自制的德性，它同时也是理性的，甚至是于己有利的，而且愈长期来看，理性的认识成分愈如水落石出，利益也愈明显无误。

27、《眼前》的笔记-第49页

不是怀念一个时代，而是牢记一个道理。

28、《眼前》的笔记-全书

【生在一个熄灭的小国家】

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我们会认准同一时代同一历史命运里某些年岁稍长的、先行一步的、我们可依循他的路走进这个令人畏怯世界的秀异之人，并对他油然而生出一份极特殊的、他人难解的钦慕感激之情，这尤其多发生于我们世路多歧的年少启蒙时日。

【因为太准确，所以感觉很严厉】

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

【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

中国这两千年的此一幼态持续，两千多年悠悠时光，不调整不预备，所以陌生、猝不及防、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犯的错多是幼稚的错误。

关于中国政体的幼态问题，可参见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僵化的官僚体系论述。唐诺失于泛泛和抒情，更认可黄仁宇的写法。

【有关书和作者的一种讨论】

干净、精纯、专注的极致之处，不只是作者本人退场，而是人的消失。

【像一个学校、一座图书馆】

治国是众人之事，事关集体，简易明晰是集体性工作的基本通则，不宜用这么难、这么勉强、这么人们听不懂的方式来。

鲁——大国家的灵魂和小国家的身体。

【绽放成花】

一般来说，边缘的书写，人的目光可以恢弘不被阻挡，也较容易多生勇气，但距离太远却也容易变得外行，把事情看得太粗线条太简易，都是原则而缺乏细节，进不到事物的细腻精深之处，也没有温度（缺乏同情）。

书写容易一路倾斜向道德，只剩道德，逐渐变成只是一种控诉，或一个豪勇的宣誓；道德一出，外物披靡，尤其是专业。【我们都听天由命的时代】

所谓贤人在野，其实是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期的基本事实，政治是集体性的，集体辨识不出也容纳不了、既不需要更受不了最好的东西和最好的人。

【很荒唐的战争】

人奋力求取生存，并彼此妨碍限制、迟早相互冲撞侵犯的生命实况。

【老百姓和士大夫的意见两极】

民主制最困难的是界线的辨识、坚持和节制，太多重要的判断是不能靠多数决的，民粹是侵犯、涂销这一界线，进入到无知和恶俗。

【最好的人、最好的东西不在这里】

其实更严重的是善的不足这一侧，善的难以捕捉、存留和呈现，这必须克服更多更经常，包含了书写者自己（勇气、耐心、认知和判断能力、书写技巧），还包含了历史书写本身（其体例、基本设定）。

恶是斑斓的、淋漓的，但通常并没有什么深度。它的核心基本上只是人皆有之的生物本能和欲望，也因此才显得如此真实（真正可怕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它令人误解的深度只是技术性的必要隐藏，就像谋杀盗窃总是暗中进行一样。真正深奥的是善，直至深不可测，因为这是人单独的发现和发明，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物性生命构成的联系极其幽微、间接、不定，倒是屡屡背反。

29、《眼前》的笔记-第49页

在欧陆，尤其笛卡尔所在的法国，科学曾经是一个终极的理想（形式），或确切地说，应该想办法让所有东西都长成科学那样子。

30、《眼前》的笔记-第29页

意识比现实顽强而且持久，甚至相当程度无视现实。

31、《眼前》的笔记-第94页

最好的一些人不加入，所谓贤人在野，一直以来，我们说这是君王或掌权者失职，但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的基本事实，道理再简单坚硬不过，因为政治基本上市集体性的，集体辨识不出也容纳不了、既不需要更受不了最好的东西和最好的人。

32、《眼前》的笔记-第2页

当我们的心思集中在这样的真假分辨上，我们就很难去听但丁实际上说了什么，这是一定的。所以博尔赫斯说他宁可先相信但丁所讲都是真的，好真的进入，“我认为有这种天真的观念，即我们正在阅读一个真实故事的想法还是合适的，它可以让阅读把我们牵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最好能跟上故事的线索。我想谁也不会拒绝这么做。

33、《眼前》的笔记-第211页

冲突源于人和人不得不相遇、相处，空白缓冲之地的减少、消失，意味着彼此躲开这一古老的、生物性的主体方式渐渐没法用了（老子想的就是这一方式，或说想重回此一方式仍有效的那样一种世界。当然，个体是可能的，至今仍可能，通过个人必要的认识和取舍，成为一种独特的“智慧”，如老子教导外卖的），这其实是一种人的新处境，人得另外想出办法来应付、处理冲突。

34、《眼前》的笔记-第74页

.....道家之源正是史家如司马迁准确指出的，浸泡人类历史太久太多到反胃恶心的史家。老子最终弃绝这一切‘这所有过多但总以不堪结果收场的细节，本人也掉头离开，仿佛人的历史知识一场荒谬剧、一本疯子的日记、一个人挣扎着要醒来的噩梦、一场虚妄。《老子》一书只寥寥五千字言包含全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全消失全不值一提了，进入到云端进入到宇宙进入到原理，进入到无人可拒绝的安排和命令；人美自由意志可言，就只是努力活着并避免受苦而已，凡此。孔子看出来人的消失，他知道老子说的很对如他本人也有浮海而去的无可遏止年头，但孔子相当微弱不成其抗辩地说，他得选择和人在一起，留在人的世界里。

35、《眼前》的笔记-第36页

这是人类学会真正宽容的下一堂、下一阶段历史更困难课程，应该是另一道漫长之路，也许注定快不起来，也许从头最该高度警戒、最该害怕拒绝的仍是快速，一想快，一想在我有生之年完成、看到（不论是基于纯洁高贵的用心，抑或某种世俗的荣耀。人得试着相信历史，而不是只相信自己），一不小心就会回去用武力和权力工作。这是什么？这就是倒退，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倒退到哪里？倒退到重启灾难循环那一个时间点，重新一样一样支付历史代价，让人类的集体历史像是个泥淖，像是失忆之地，像是愚人的书写，像是人挣扎着要醒却醒不过来的循环噩梦。

36、《眼前》的笔记-第28页

“想要了解，就得比较”，

37、《眼前》的笔记-第300页

唐诺先生的这本书叫“眼前”。上一本叫“尽头”。据说“世间的名字”最开始想要起名叫“极限”。

作为“名字最好两个字”强迫症的资深患者（雾），觉得好对味。

同样对味的是每一章节草蛇灰线（这个成语不知道用对没）行进的问答设置。

（好像是没用对）

总结如下。

=====第一章：为什么会是子产=====

*问：

为什么子产这个距离鲁国遥远的郑国执政者会在鲁史《左传》中占有巨大的存在呢？

（为什么不是鲁国国内的季文子？为什么不是春秋盟主晋国的赵盾或赵武？为什么不是齐国的传奇人物管仲？为什么在《史记》中，子产的巨大存在就被剥离出去了？乃至于后世也不太认真想起这个人？）

*答：

1. 从私人角度而言，是因为子产对孔子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对同代人常有一种自自然然的重视和宽容，这来自于一种站在共同处境的体认，我们一起承受着同一个沉甸甸的时代，以及对这个当下看不到边界大世界的种种疑惧和茫然。也因此，由于某个难以言喻的但恰恰好的机缘，我们会认准同一时代同一历史命运里某些年岁稍长的、先行一步的、我们可依循他的路走进这个令人畏怯世界的秀异之人，并对他油然而生出一份极特殊的、他人难解的钦佩感激之情，这尤其多发生于我们世路多歧的年少启蒙时日。此事无关日后总的历史评价，这是个人当时一个私密的、准准如击中一个点的确实需要。我们寸心自知，这是一个帮你开门的人，一个领路的人和陪伴的人，也许就只能是那一段路而且几年后仍得告别...(所以说人成长哪里非弑父不可，那其实是程度蛮差的人才坚持做的事~^o^~)；我们看着的是日后‘完成’的孔子，只有孔子深深记得自己年轻的时候。”

2. 子产之所以在他的时代具有某种独特的标志性启蒙意义，是因为他展示着“如何让一个小国家生存下去”的精密技艺讲究及其思维。

日后，再也没有一个小国家挣扎着要生存下去、挣扎着保有自己生活方式的世界。中华大地接下来两千年只剩下泱泱大国的国民了。

作为“小国生存模式”代言人的子产正是因此被后来的讲述所舍弃。

作为“小国生存模式”代言人的子产也正因为这个，需要和值得在全球化的今天被再度提起。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这（大国和小国）是很不一样的两种眼前世界，打从根本处就不同，小国的自然状态是某种平坦的、接近透明的，而且事事具体的朴素民主样式，而大国的自然状态则是层级的神秘的专制的，两者一开始就有如此不同的基本限制，这带来了不同的盲点、困难以及危险，也由此各自生长出不一样的好东西和坏东西；两者就连残酷都是不同的。”

-小国：也许本来更宜于人居一些，难以逃遁的麻烦是灭亡，这样一种朝不保夕的现实意识，是沉重负担，也是更深沉思维的开始。

-大国：最根本的优势是从容稳定，时间是可信的，世界是坚实的，思维不必铤而走险不必省略跳动，能够把想的东西发展完整，如长成一株株大树；它的思维限制，则在于人没有一个外部世界、一个自身世界以外的思维支点，没有一个远方牢牢站定可以回望、反思、检查并想象，可以把“国家”当作一个完整的東西、当一件事来想；更无从比较。

“我们每个人都早早看到他人确实实存在，跟自己一样半点也没少的就活在那里，也会看到一个外于自己还远大于自己的世界，坚实、有物质厚度和硬度，会让自己撞起来鼻青眼肿，但某种“惟我”的意识仍可以保持，有时、有些人还保持得更久甚至一辈子。现实世界摆在眼前，但进入它不是一个跨步而是一个过程，并不容易并不舒服，多的是挫折、苦闷和茫然无依，还会失败...人走不出他的幼年期，不知道该如何较正确地缩小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恰当地置放在大世界里。”
中国这一处的幼态持续，这上头的停滞不前，最终零存整取o()o地付出巨大而悲伤的不必要代价。

3. 因此我们今天仍要想想子产，这个总是“始于严正止于宽容”的人。“宽容不是讨好，不是手段，深刻来说，宽容才是目标，因为宽容是人的空间、是人认真找出来的最大可能。”

“要中止杀戮，更要拔根地阻止任何杀戮再次发生，就得找出来、发明出来一个更高于这些国家的东西，好约束住国家。最简单的终极答案就是一个单一大国家，但最困难的是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大国家，装得下那么多相异的人、相异的生活方式及其感情思维而非去除它们的大国家，其模样、其构造、其有效运作可能，以及，如何一步步成功走到那里云云。”

“所谓‘不是人的睿智，而是人的历史’是这个意思，宽容一开始是不得已的、无奈的、不怎么甘心的，也许往后也仍一直如此，这尽管听起来嘲讽，但仔细点想未尝不好，因为这无意中说明宽容不仅仅是一种高度自制的道德，它同时也是理性的，甚至是于己有利的，而且愈长期看，理性的认识成分愈如水落石出，利益也愈明显无误。”

“中国的快快走向统一，一样只是人的历史，也许一开始是因为华北平原的缘故。”

“人学会宽容、学会对等的说话，第一次也许是筋疲力竭加满身伤痕的困而知之，但第二次应该就不必了，人可以借用他人的痛苦经验和巨大代价聪明地习得，学而知之，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历史记载下来。如果第二次学会宽容仍得重演第一回的灾难，那人类也未免太凄凉了。”

=====第二章：来想象一个作者=====

*问：

《左传》的作者是谁？

或者其实是，

除了好奇心以外，把《左传》背后的作者加进去，有何意义？

*答：

1. 作为某种通则，询问文本背后的人，“把人加回去”，更能够接近文本的真实。

“‘把人加回去’，这才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其真实样貌，是人一直一来而且愈来愈清楚的处境；文学和历史，有它们各自能做的事，也比物理学数学更多，并非只是‘准确度稍差的科学’，那终究只是退怯和避免犯错。”...“历史记述，或扩而大之，所谓文化，从头到尾就是人的选择，不断选择记住这个遗忘那人，选择强调此事忽略那事，这样的决定，尤其是当下的决定，本来就是那个时代的事实，而且还是一连串的揭露。”

2. 把《左传》背后的人“加回去”，能够更好地看见孔子、鲁国和那个时代。

“一定的，（《左传》真正作者）眼前的历史感觉整个移动起来、加速起来，而且挣脱开什么也似的切线飞出去，时间的感受形态从接近循环到拉直呈直线，太多东西跟不上去被抛下来，也有太多东西从此不会再回来、不会又发生，人一生为此的学习和准备在这个时间的割裂处一脚踩空掉，如果他再想起他实际上或他心目中的老师孔子，那个准备得更多更好的人，此一悲伤会更深沉。”

“在原来的孔子春秋版本里，孔子只是书写者，但在《左传》里，孔子同时也是书里头的一个人物，同样被观看被回忆被再思索，他的一生，包括作为和主张，同样回到这两百四十二年里面，同样是这

一急剧消逝时代的一部分。”

“是什么让孔子这样一个奇特的人可以养成？以及是什么给予孔子做此空前的、不可思议之事的可能空间？没有这一个周公的鲁国，孔子的如此存在（他的想法、他的视野、他的过大企图、他感觉他的生命任务、他的教学……）难以想象。如果孔子生于郑，他的想法做法会不会更接近子产呢？”

“又是天子又是臣的周公，他受封的鲁国因此是个最独特的国家，我自己称此为，‘大国家的灵魂和小国家的身体’。”

“周公不被记得了，鲁国曾经拥有的那个巨大灵魂也已离开。”

“《老子》一书只寥寥五千言包含全部，具体的人具体的事物全消失全不值一提了，进入到云端进入到宇宙进入到原理，进入到无人可拒绝的安排和命令；人没自由意志可言，就只是努力活着并避免受苦而已，凡此。孔子看出来人的消失，他知道老子说得很对如他本人也有浮海而去的无可遏止念头，但孔子相当微弱不成其抗辩地说，他得选择和人在一起，留在人的世界里。”

“惟完美必须全然静止（或最多是某个圆周形状不摩擦不变异的永恒循环），像我们无法相像天堂里面仍有流动如河、会带着万事万物和人一起流逝衰老的时间；完美也是不存在自由、不存在人个别意志的，遑论人精致细微的情感。”

“所以说，人不是带来混乱而已，人带进来层次让世界有了厚度和稠密感，还带来全新的远方及其向度。”

“数学，以及物理学，人们既殷殷等待它们不断的发现成果，最终还试着模仿它们的思维方式和形式。但如今（一个历史到此为止最多疑问最困惑不已的年代），我们已确实确实知道了，大自然并没有（或不是）一部终极的智慧大书，它没有计划，既不预知也不呼应人类，更不负责解除人的一个个特殊疑问；人询问，也得自己回答。数学，然后是物理学的归于沉寂清冷，不再如往昔那样撼动世界，并非因为失败，其实是它们已尽职地大致做完它们最重要的工作并已交出了成果报告，它们抵达尽头了。”

“‘把人加回去’，这才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其真实样貌。”

=====第三章：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梦=====

*问：

如何看待《左传》世界里的梦和预言？

又或者，人类的历史是否是“一道不断除魅和洞穿、洞穿鬼神虚妄的历史过程”？

*答：

不是。

不大可能有“鬼神世界和人的世界从此断绝不通这回事”。

1. “相传最早天地是相通的，神来人去，是后来才断隔分离的，楚昭王很疑惑，难道说以前的人还能登天不成？”

- “两千多年前观射父的回答其实已非常人类学了，他说所谓的天地相通不是那个意思，那只是神话的变形。它说的是，最早...人是直接跟大自然打交道的，但这愈演愈烈，‘家为巫史’，人在神秘的事物上、在寻求大自然的启示乃至指示上，家家户户重复地花用掉太多时间、心思和资源，已到有碍现实生计的底部；而且，这很显然并不利于统治、不利于秩序构建，因为人人可越过现世统治者听从一个更高更大更源头性的力量，人容易不驯，又各自的解释权...所以后来的统治者让巫觋成为一个

专职工作，乃至于是有一个官位，人和神之间于是有个环节有个中介，自自然然地隔离开来，所谓的‘绝通天地’其实只是此一深长历史过程的太过戏剧性说法。

2. “鬼神世界从不消失，事情远比我们大白天的常识印象要严重多了，它们在幽暗的角落里秘而不宣地依然存在并活跃，在夜间依然神秘飞翔，并且在某些特殊的困难时刻、人虚弱不堪的时刻、人欲念超过自身能耐自身努力太多这一类生命时刻，重拾其昔日强大乃至接近统治性的力量。”

3. “（是否重新走向鬼神），我们真正要看的是，权利和财富是否有集中的倾向；游戏是否变大、以全球为规模；人的所得，和他自身能力和努力的因果关系是否逐渐松脱开来，人的成功更多取决于机运、取决于某一股莫名其妙的时代潮水、某种其实并没道理可讲的时尚流行；人和他所站立的地方、和他周遭之人的稳定联系是否浮动起来、愈来愈不确定起来；人是否难以清楚说出口、也难以得到终稿对象地积累着更多疑惧不安，等等。”

4. “我自己一直相信，不可知论比无神论更成熟更复杂。无神论只是反面，只需多跨出一步；不可知论需要较完整的理性基础，包含人对理性的质疑、对理性限制的思索。”

另附一篇：http://www.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427399_1

5. 《左传》里“走得较快较远”的那一类人，对于鬼神之事的态度：

“这里也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历史通则，当位数并不多的人成功穿越过他所在时代的基本限制，启蒙不见得立刻就来，或者说不会自然发生，因为把此一界限往前推、往外扩大并不是个原有的、自然的工作，而是人的特殊作为；启蒙是辛苦的、长期的甚至是很危险的，需要人下一种非激情的、比某个冲动某种善念更坚持也更坚韧不折的决心才行，就像孔子才做的那样；比较有利所以也就比较常见的做法是，保持秘而不宣，不冒犯众人，让这个认知成为一个独占的秘密、一个好用的武器，你比同代所有人多一份清醒、多出一种视野及想象力，森严的基本限制拦住所有人，独独对你不生作用，因此反而是一个最稳定、最可预期的判断依据，你自己自由不可测，却完全知道人们会怎么反应怎么行动，所以可以利用可以操作，生出种种诡计。”

6. 然而“走得较快较远”的那一类人在春秋里是日渐退场的。

春秋历史的展开，只能交给次一级的人，或者说另外一种人，那些多少愿意把自己生命当一纸乐透彩券签单、跟着机运和偶然沉浮周旋的人。

“最好的一些人不加入，所谓闲人在野，一直以来，我们说这是君王或掌权者失职，但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的基本事实，道理再简明坚硬不过，因为政治基本上是集体性的，集体辨识不出也容纳不了、既不需要更受不了最好的东西和最好的人。”

====第四章：《左传》的情欲乱伦之事====

*问：

为什么乱伦会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禁忌？

*答：

1. 列维-施特劳斯说：“事实上，很难想象存在着没有乱伦禁忌的社会组织...在反对同宗血缘孤立倾向的过程中，乱伦禁忌成功地编织了姻亲之网，它使社会得以延续；没有它，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乱伦禁忌同时是“打开”，打开一个家庭、一个家族乃至一个部落，不一定是其原来的目标，但确实一个很快会察觉的结果。

2. “乱伦在第一时间便会紊乱人的关系，破坏人的位置，从而让一个家庭、家族乃至奠基其上的团体、国家不知道该怎样组织管理、无法顺利分工运作，这样的灾难明白、立即、远远早于所谓白痴或怪物后代的出现。”

3. “情欲强大的紊乱破坏力道，人们很快察觉出来了，尤其在与情欲关系和一般社会性关系这两种关系的不同质、不兼容而且难以和解...情欲‘完成’带来的却是某种夷平也似的、‘都一样’的朴素平等感，尽管可以隐而不宣，却再实质不过地在人心里发酵。而社会关系这边，则不仅是上下层级性的，而且是节制的、有公私分界的，人不是以整个自己、整具身体参与，而是某种身份；不像情欲中人是生物性意义的human，在社会关系里人是角色性意义的person，汉娜·阿伦特曾指出，person这个字几乎是连字带意义地原封不动从拉丁文的persona搬过来，它原来是个面具，一副只嘴巴处有极大开口面具，人戴着它进入外头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说话。”

4. 一个提醒：

“这里，我们得做个小小提醒，我以为是很必要的，尽管并不容易说清楚——历史阅读，于是很容易给我们一个认知陷阱，好像通过某种大时间的剥除或水落石出的作用，人会显露出某种‘原形’，人什么都不是如是成败都是虚空都可以短到轻到只是某种假象，人只剩身体是真的，只有饮食男女，只回复呈某种最原始的生命体，差别只在于，这是用犬儒式的老于世故冰冷话语来说、用文学的夕晖晚照诗性语言来说，还是用哲思的明亮顿悟话语来说而已。而我的简单提醒正是，这其实是特定书写形式‘选择/舍弃’的捕捉成果，而不是人都是那样、人只是那样。”

“我喜欢的已故古生物学者古尔德这么描述，也包含了初步解释，他指出，之前，人的演化同于一切生物演化，是‘达尔文’式的，面向着天择，生命的绝对性任务就是生存繁衍物种存续；而人独特的历史演化，确实‘拉马克’式的，亦即演化是文化性的、是在后天学习吸收累进的全新基础上进行，并因此不被死亡打断、不需一一重来一再归零地加速进行，生命的样式也缤纷多样。”

=====第五章：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问：

《左传》的书写宗旨与《春秋》有何对比关联？

*答：

“再从应然回到实然。”

“和他（或他们）老师孔子的《春秋》记述‘方向’不同，《左传》并不试图修改事实，继续朝某个应然的世界模样走，而是掉头回来，奋力说出来《春秋》修改之前，这件事、这些事其实是这样这样发生的。《左传》这么做，并非反对《春秋》，而是（逐渐地）察觉一种需要...《春秋》的修改事实本来是非常非常激越的书写行为，甚至还可能带着愤怒、不平、讥讽云云，并藏放着孔子特殊的心志，但这个力量来自于应然和实然的两边拉扯，张力大小和两者距离成正比，少了实然这一边，应然会失去必要的说明，失去其重量...当《春秋》的修改不再能被察觉出来，孔子所寄予其中的心志以及对世界的谏言也就跟着全数陨落...更糟糕的是，《春秋》到头来成为一次纯粹的粉饰作业。

孔子这样的历史记述，书写者的源源力气汲取自未来，他必须相当程度相信，时间这不尽然可靠的东西站他这边。

因之，我们可以不必怀疑《左传》努力要返回实然世界、回转历史现场的基本企图，这才是《左传》发生的真正理由，好恢复世人的记忆，对比出《春秋》的应然性书写，重新擦亮老师那一条条慎重而精简的文字。”

=====第六章：很荒唐的战争=====

*问：

“冲突这个很古老而人们也颇熟悉的东西，来到了春秋这个‘阶段’，它（逐渐地）起了什么变化，包括它自身的样态和内容，包括外于它的整个世界，有什么新的、人们并不知道或还没足够经验的事情发生，人们也相应地有了什么新的警觉？”

*答：

1.“冲突源于人和人不得不相遇、相处，空白缓冲之地的减少、消失，意味着彼此躲开这一古老的、生

物性的主体方式渐渐没法用了。”

2. “长短加减，公平性再无法切蛋糕切水果一样人人一目了然，容易不安，容易误解，也容易找碴，必须仰靠更多的上下彼此信赖，或者，更多权利的断然行使。

大致上，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由家到国这一阶段的演进，这是一长段人经验不足、朝向未知、作为不确定、成败利钝难逆料的尝试时间，也就必定是反复冲突反复调整的不平静时间，愚蠢自私的新作为会引发冲突，聪慧正直的新作为一样会引发冲突（如子产治郑）。春秋这两百年大致上就来到这个阶段，由家而国，像只是自然放大的一阶，人努力这么想这么掌握，这是有道理的，但也是不得已的，因为人原有的经验就这么多；日后，我们当然知道了，这将是断裂的一阶，由量变到质变的一阶，国家不是一个更大、人更多的家庭家族，国家是新东西，处处脱离人直接具体经验的新东西，修齐治平这一封闭性单行道公式是远远不够的，新的阶段，人还有太多要学的、要试的、要发明的。国家成为一种新东西，冲突也相应地质变——战争不仅仅是以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冲突而已，战争也是一种新东西。”

3. “然后，我们来解释一下所谓的冲突状态。

这是我个人也许很不恰当的用词选择，试着用来表述一种特殊的历史时刻，一种漩涡也似的时刻——简单说，冲突的持续发生、积累，会把一整个时代拖入一种不好的状态，那就是冲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一种惯性、一种基本反应。本来，事情的发生，人总是可以拥有更多种处置选择的，而且绝大多数都比直接冲突起来要合宜而且彼此有利，但在这样的冲突状态之下，直接开打成为理所当然的第一选择，甚至唯一选择，人丧失了可贵的多样可能，同时智商陡降。”

4. “动物行为学者劳伦兹提出... 动物的攻击力愈强，其对攻击的本能抑制力也就相对愈强，尤其同类之间，几乎都止于示威、吓退、驱赶，以气味以声音以一堆仪式行为，劳伦兹以为，这是生存演化的必要，否则很容易相残灭种。... 人的生物性攻击力薄弱，也意味着这几百万年（本来）无需也并未演化出足够的抑制本能，人遂成为地球生命史上同类相残最严重的一种生物。”

“更麻烦的是，这是拉马克式而非达尔文式的人类独特演化，也就是，我们不可能期待它‘自然’进行，并成为一种全物种全人类的一致‘本性’，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相同的机制，时候一到闹钟般响起一样的命令声音，不会这样，这只能个别地带着意志地通过教训、记忆、觉醒、学习、思索、判断、谈论、书写、劝导，以及更多我不知道或者人类也还不会的方式，可能还得包含祷告，才可望——能可望什么呢？也许就可望减少一些战争杀戮，让人类的战争杀戮次数和强度是人还可以承受的。”

5. （其比较正确的）结论：

“所谓正当战争是一个纯粹的否定，确认了这两百年时间里的每一场战争（不管能否避免能否阻止）终究都是不正当的；再下一堂课则是，进一步确认世界上并没有正当战争这种东西存在，最多只有不得已的、实在躲它不开如劫难如梦魇的可厌战争，从来不会有那种人可以欢迎它、美梦成真一样的战争。坚持这一否定，我以为是人最珍贵的历史认知，o()o这不仅就是事实，而且保护我们不跌入各种陷阱，这一个一个陷阱都是人类历史不止一次证实的。我们晓得，任何肯定语句的、正当化了的战争，都是虚伪的暗黑的叫人去死的而且呈现出人类可能最残忍的模样。根本地说，折让我们确实地留在现实里，战争不是可以轻佻可以耍玩的东西，几千年下来，人们想尽用尽了各种办法都奈何不了它，这里没有一种单一性的巧妙方法，更没有那种一次解决、所谓‘一治不复乱’的省力方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糟糕的幻想之一），只能是人日复一日地辛苦工作，随时随地，见招拆招。”

====第七章：音乐，或者，乐=====

*问：

什么是“音乐的愚蠢”？

*答：

1. “这样子的音乐效应和力量，大水淹过来也似的，让理性沉没，让个性消灭，让缝隙弥合，让应有

《眼前》

必有的分歧不复得见，人平等地挤一起成为一个并生出紧密倚靠的物理性温情，这如汉娜·阿伦特讲的可以是整个世界的替代之物，这一刻，人忘了外头世界包括其黑暗苦厄险阻以及种种不可能，这一刻人甚至不需要世界，这全然是抒情的、一团的——所以昆德拉讲，‘这就是音乐的愚蠢’。”

2. “和音乐的重复、原地驻留不一样，文字慢但却是积累的、前行的、次次看它都有所不同的，它自我演绎又自我诘问质疑，生出各种反对自己、纠正自己的复杂可能，因此，文字的力量会一路增强，另外构建出一个恰恰背反于音乐（同质的、里外如一的）的意义交叠、正反并呈、满满是不相和解异物及疑问的凌乱世界。”

3. “相当程度阻拦了音乐，也相当程度减去了暴力，两千年里，少掉了不少死亡，尤其少掉了很多人附魔般的迷醉、残酷、嗜血、狰狞表情。”

=====第八章：船身上的刻痕=====

~~~

~

/ / / / / /

### 38、《眼前》的笔记-第208页

民主政治是较好的政治制度，至少是我们较相信的制度、我们以为缺点较少的制度，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懒人一样不思不想地使用它，万灵药一样什么都使用它，让民主制成为博尔赫斯所说“滥用投票箱的游戏”。民主制是有堪用界线的，界线的另一边是专业，是事物的正确因果和道理。最困难的正是这一界线的辨识、坚持和节制，太多重要的判断是不能靠多数决的，民粹便是侵犯、涂销这一界线，进入到无知和恶俗，这是我们每天看到的。

### 39、《眼前》的笔记-第849页

鲁哀公十一年一场两国大战，鲁国几乎是倾尽所有感受到这回灭国的真实性。至此，六百年的周公鲁国，已经和殷商遗民的宋国、两百年的郑国，大致上没两样了。一直守护鲁国的某个特别东西，已随着人们的遗忘，人们在迫促现实里再无暇也无心想起、讲究，留在了远处的时间另一头。

### 40、《眼前》的笔记-第3页

怀疑的另一个通则般的特质是，它一向比较容易，人甚至不必准备什么，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

### 41、《眼前》的笔记-第48页

我们已活在一个满街是作者、作者挡作品前头以至于快不需要作品的奇异年代，文学以及所有的创作性艺术逐渐归属于表演业，读者买书是确认一种关系而不是为着阅读内容。

### 42、《眼前》的笔记-第186页

这可能是人一种终极性的疲惫，要一个最后答案

### 43、《眼前》的笔记-第14页

常常会这样，有些当时听到的话沉落到记忆深处里，要很久很久以后才忽然听懂，这也才看出某些关键处的跳过和空白，当时并不知道要追问下去，如今只能自己奋力去回答去补满。

### 44、《眼前》的笔记-第32页

在西欧，马基雅维利之路由术走向道；在中国，子产、韩非之路则由道删除、缩减、返回成术。这与其本身内容无关，是两边不同的历史走向使然，即使中国这边本来有更充裕的演化时间。

### 45、《眼前》的笔记-第94页

最好的一些人不加入，所谓贤人在野，一直以来，我们说这是君王或掌权者失职，但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任何一个时代的基本事实，道理再简明坚硬不过，因为政治基本上是集体性的，集体辨识不出也容纳不了、既不需要更受不了最好的东西和最好的人。贤人在朝，这仅仅是个理想，也绝对是人类历史的极特殊极短暂时刻，得来自君王或掌权者极不寻常又独断专行的鉴赏力、善念和企图（而且还得有独断独行的权力），但起心动念是一回事，真正付诸实现困难重重而且有着非常风险，因为实际过程中，这又会不停地触犯到难以违逆的集体性体制的本身，以及集体的习惯、想法偏好和利益，以至于，更多时候这仅止于一个善念，就算找到了也拉进来了，还是只能供在那里，摆放在一个做不了什么的位置，像一个样板，或是一个收藏（一如我们相信，鲁君和季孙氏曾经真心想任用孔子）。这愈到后代，也就是集体性的政治体制愈成形，愈是如此。所以孔子周游，不得不徘徊于一些三级的、灭亡只在旦夕的国家，在愈强大、政治体制愈完整的国家愈没机会，连进门都不可能。

也因此，另一个普遍的历史错觉及真相是——我们总习惯性地认定，一种动乱的、不确定的年代，正是最好、最优质之人的万世一机会，但《左传》实际揭示的此种时代真相显然不是这样。也许，一开始很像是这样，混乱同时也是解放，但近来久违的自由，一时仿佛什么事都有可能，但这持续不了多久，因为接下来的赤裸裸竞争（竞争是不断消灭数量、消灭多样可能），更只能直接取决于这两者（或说其实是同一个）：集体性的偏好，以及历史的无尽机运。这是更粗鲁、毫无鉴赏力的历史选择，更加不可能认出好东西。

所以说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人类历史尤其是其每一次的胜负结局，总是平庸的——我以为如此结论已经非常非常客气了，另一个著名的说法是，人类的历史是一本疯子的日记。如果我们受不了这样的平庸，不愿意对人如此低估和污蔑，那就只能努力把眼光从历史的主线移开来（不管是写史或读史），政治的主线，现实成败的主线，人类所曾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人最好的样子不会在这里，它们微光闪烁于各个角落，你得想办法找到它并认出它来，一如一个好的读者不会笨到在畅销书区找一本好书一样（尽管很偶然的、带着无尽误会的，也许《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或《百年孤独》会出现在那里）。

### 46、《眼前》的笔记-第72页

然而，中心有中心一堆令人害怕的弊病（这历史经验丰富），惟边缘一样有边缘的通常麻烦（比较不为人知，或说愿意忍受）。一般说，边缘的书写，人的目光可以恢宏不被阻挡，也较容易多生勇气，但距离太远却也容易变得外行，把事情看得太粗线条太简易，都是原则而缺乏细节，进不到事情的细腻精深之处，也没温度，从而少了必要的同情感受，烧掉了只有同情才能获取的更进一步理解，犯那种“事情其实不是你说的那样”的最典型外行错误。也就是，太恢宏太有勇气过了界限，接下来就是内容空掉了，书写很容易一路倾斜向道德，只剩道德，逐渐变成知识一种控诉，或一个豪勇的宣

## 《眼前》

誓；道德一出，万物披靡，尤其是专业，所有别人的专业，以及自己的专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http://www.tushu111.com)